

母亲的腊月时光

文/鲍安顺

腊月时光,母亲更加忙碌起来。

在我的记忆里,腊月里的母亲像一只不知疲倦的马骡,忙碌着一家人过年必须的吃穿琐事,奔走在亲戚们的人情来往之间,对邻里老少也给予不少特殊的关爱,比如在除夕夜给孤寡老人送上一碗热气腾腾的饺子,比如在过小时,把没娘的孩子接到家中来,为他洗涮,还给他吃糯米粳粳和甜香的汤圆。

小年迎灶神之前,母亲指挥着一家人忙开了,她让父亲带着哥哥们扫门梁屋头上的灰尘、蛛网,自己带着姐姐们洗被单、窗帘、柜子、桌椅、面板……因为我年龄最小,所以什么事也不干,跟着母亲后边屁颠屁颠的,有时还哭闹着撒娇。每当此时,母亲总是哄着我,腊月里的街市可热闹了,你去玩吧,还赏给我几分钱,去外边买吃的。

每年腊月,母亲都说,为了让年的气息在我们家更加浓郁,全家人都必须做新衣过年穿。早些年的新衣,都是母亲平时积攒下来的布票买回来的大白布,再把它到染房里染成蓝灰色的给我们做新衣,也有染成那种现在看来



红得令人发憷的红色给姐姐们做新衣穿。新衣是母亲一针一线缝制的,腊月里的母亲,白天马不停蹄地奔走,晚上却要挑灯夜战,那灰暗煤油灯盏微亮光影里的母亲,让我至今想起来感觉心寒和怜爱,可是又有一丝幸福和温暖。

在我的记忆当中,母亲的腊月时光是淡不了,化不掉的陈年酒香,历经沧桑,在内心发酵,变得愈发醇香甘冽。父亲曾经幽默地说,母亲是我们家腊月里辛苦大戏的总导演,也是主演和策划,还是负责总后勤的勤务大兵。母

亲听了,笑着说,我既是水手也是船长,谁敢不听我的,让谁吃不了兜着走。

在腊月三十那天,母亲最忙碌了,不仅要准备年夜饭,还把准备好的年货都做出来,比如米糖、花生、瓜子、油炸锅巴等过年用的零食糕点。母亲炸的油炸锅巴我最爱吃,那种洋溢在口腔中香酥酥脆的幸福感至今还在我的心头荡漾。

腊月的红火,对于母亲来说是孩子们身上崭新的衣裤鞋袜,是锅灶上丰富多彩的油盐酱醋和

外婆的老剪刀

文/阿沙

那时候,我很喜欢去外婆家做客。和几个小伙伴走在蜿蜒崎岖的山路里,坎坷都成乐趣。走下山路,绕了几个弯,便远远地看见外婆家门前那一棵巨大的龙果树。外婆家在一个小坡上,龙果树长在半山腰的位置,枝叶的影子把整条上坡的小路都覆盖得严严实实。

爬上小坡,来到门前空地,我总会兴奋地大喊一声:“外婆!”于是,旁边的老瓦屋里传来一声微弱的答应,语气里伴随着喜悦。随后,一只苍老的手颤巍巍地推开厨房的木栅门,只听“吱呀”一声,两鬓斑白的外婆便带着慈祥的微笑出现在老屋门口。我欢快地迎了上去,外婆一把拉住我的手,两只苍老的眼睛紧紧地盯着我的脸,眼里闪烁着光芒,激动地说道:“阿参,你来了!”外婆个子矮矮,双手却异常有力,尽管一抖一抖的,仍然握得我的手生疼。

那时候的我很喜欢吃方便面的。外婆知道我的喜好,总是叫表弟阿芸去店铺里买几袋。我喜欢自己煮方便面。买回来后,我便在那间幽暗的老厨房里鼓捣起来。锅里的水煮开了,我把面饼放进去,喜滋滋地看着它慢慢酥软。随后,该放调味包了。那时我的手已沾了水,湿漉漉的,撕不开调味包,便转头问道:“外婆,有剪刀没?”“有!有!”外婆忙不迭地答应着,颤颤巍巍地走向木桌,拉开抽屉,从里面拿出了一把泛黑的老剪刀,抖抖索索地递给了我。我接过这把老剪刀,皱了皱眉头,心说怎么这么旧,便对着调味包的一角剪下去。没想到,可能是使用年月已久,刀口已钝,这把老剪刀居然剪不开调味包。我又试了几下,还是无果,便不耐烦地把它扔在桌上,埋怨道:“什么破剪刀?根本剪不了!”索性强行用手撕开了调味包,不出所料,调味料散落一地。外婆愣愣地站在一旁,什么话也没有说。

后来,我再外婆家做客。在老厨房里煮方便面的时候,还是习惯性地问道:“外婆,有剪刀没?”“有!有!”只见外婆笑吟吟地答应着,从抽屉里拿出了一把剪刀,递给了我。在屋里昏暗的光线下,我感觉似乎有一些异样,便低头仔细一看,原来,手中的剪刀已经换成了一把银光闪闪的新剪刀。“我买了把新的。”外婆笑着说,苍老的脸上却带着歉意。

如今,外婆已经过世很久了,但每次想到她,我就不禁愧疚地想起那把泛黑的老剪刀。



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

文/肖进

吃饭的时候,母亲说:“今天上街听到别人议论一个问题,我觉得很新鲜,我说给你们听,看谁的答案最精妙。”

我们的好奇心一下被母亲的话深深勾起。母亲说:“请问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是什么?”

妹妹那原本望着母亲的头,像泄气的皮球突地垂下来,说:“妈妈,这都是老古而又老土的问题了,您现在才听说吗?我告诉您,世

界上最遥远的距离是我就站在你面前,你却不知道我爱你。”

母亲摇摇头说:“如果是这个答案,还用得着问你们吗?”

我看着母亲的神情,想必她的心中一定有了答案吧。这个答案一定与众不同,这个答案一定不深奥,但却有着我们现在所不知的做人处世的道理。

妹妹这时又自作聪明地说:“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不是天涯

海角,而是我们一同上街,你买了苹果四代,我却买了四袋苹果。”

母亲笑着说:“其实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是我们面对面坐着,你却在玩手机。”

我的心像被什么东西触动了一下,生硬地疼。

与其说手机方便了,不如说我们都着了手机的魔。我们都习惯了无聊时掏出手机胡乱的拨弄,谁又会去想过空闲时陪父

母聊聊。

第二天吃饭时,母亲去邻居家串门去了。我本能地拿出手机,想打给母亲,突然想起昨天母亲的问题,我将手机放回口袋。走出门,在邻居家找到了母亲,我说:“妈,回家吃饭了。”母亲急忙起身对邻居说:“下次再聊了,我女儿来叫我回家吃饭呢!”我看到母亲微笑的脸庞写满无比的自豪。

那顿饭,母亲吃得特别的香。

孝顺

文/张培胜

马大华今年七十岁了,长年累月的体力劳动,落下一身病。老伴去逝得早,马大华只能靠他唯一的儿子照顾了。

马大华的儿子叫马强,在家务农。马强本来想去打工,增加家里的收入。可是,父亲的病太多,要是他走了,老婆照顾父亲,还得照顾女儿,忙不过来。无奈,马强留在家乡干活,在附近打打工就行了,好好照顾父亲,毕竟父亲一辈子挺不容易的。

马强像他的名字一样,身强力壮,是劳动的好把式,在农村干农活,养鸡养鸭,种菜种树,一年收入能够给父亲看病,父亲的病得到了控制,一家人小心翼翼地生活着。

不幸的是,一天,马大华不小心摔了跤。这一跤摔得不轻,他的下半身瘫痪了。这下,麻烦大了,吃喝拉撒,全得靠马强服侍了。为了控制病情,医生建议,每个星期到医院打两次针,还得进行康复治疗。镇医院离他家有十多里路,并且全是山路,行走不方便,马强风里来,雨里去,背着父亲去医院去打针和康复治疗。回到家,还得拼命干活挣钱。

村里的人见马强这么孝顺父亲,个个竖起大拇指表示赞赏。马强的故事传开,成了全村的骄傲。不巧,一个记者到他们村采访,听说了马强的故事,专门采访了马强,毕竟在这个老龄化社会,像马强这样,日复一日,精心照顾瘫痪的父亲还真不多,俗语说得好,“久病床前没孝子”。从马强身上看到一个平凡人的不平凡的故事。

记者采写的报道登报后,镇领导、县领导都感动了,这一年,马强获得“全镇孝顺模范”称号,全县“十大孝子”称号。一段时间,天天有人来采访,有的还请马强去做报告,马强觉得,他只是做了一个儿子应该做的事情,没什么值得宣扬的。

马强还是像往常一样照顾父亲,他父亲的病,或许是因为有这样一个孝顺的儿子感化了,在医生的精心治疗下,父亲可以站起来了,这是天大的喜事。马强高兴得快要跳起来。

解决这一难题,算是马强真的有福气了,这样,马强只是挣钱给父亲治病,不用整天围着父亲转了。五年下来,马强家的经济条

件有些捉襟见肘了,他和父亲商量,决定到外面打工。把孝顺父亲的事,交给老婆,孙女上初中了,不用照顾了。

马强在外面打工,吃苦耐劳,挣了好多钱,回到家乡,他有个想法,将父亲送到敬老院去,一来那里有好多老人,父亲可以和他们聊,不会寂寞;二来敬老院的条件好,有专门的服务人员照顾父亲。这样,他和老婆可以腾出手来,一起到外面打工,挣更多的钱,为了父亲,也为了这个家。父亲开始不同意,心痛一个月那一千块钱的费用。马强夫妇为此事劝父亲好几宿。父亲拗不过儿子的一片孝心,答应去敬老院。马强和老婆安

老有所养 知足长乐



非常感受
来稿请发送到邮箱 qwbahanghe@163.com